

俄罗斯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诱发新的社会政治危机

王冠宇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总体人口严重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族人大幅度减少,而原本基数就很大的穆斯林人口却不断攀升。本文特别阐述了在俄北高加索地区、中央地区及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混居地区由于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及俄联邦政府处置该问题的相关政策。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俄罗斯人将人口下降及老年化称为“人口灾难”,而更让俄联邦政府感到不安的是穆斯林人口在迅速增长,由此引起的国家民族宗教结构变化,并将对俄罗斯未来社会政治面貌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东正教 伊斯兰教

【作者简介】 王冠宇,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732)

俄罗斯独立后,国内各宗教开始复兴,其中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是发展最快的两大宗教。东正教被视为“准国教”,是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人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是俄第二大宗教,同时也是40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历史上,俄罗斯族人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控上层建筑,并顺畅地管理国家内外事务,与俄罗斯族人占全国人口绝对优势、以东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支柱的状况密不可分。可是,近20年来,俄罗斯族人大幅度下降,而原本基数就很大的穆斯林人口却不断攀升。民族宗教构成的这种量变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势必导致俄罗斯国家整体国民特性和主流文化传统的改变。两种个性鲜明的民族宗教此消彼长给俄罗斯政府带来严峻挑战,如果应对不力,相关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将成为诱发俄社会政治深层危机的温床。

一 俄罗斯民族宗教结构正悄然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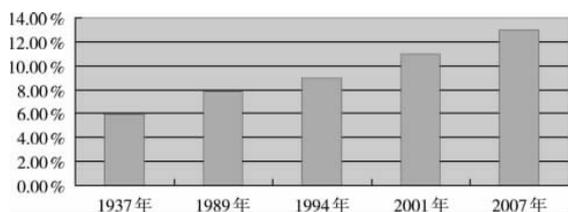
俄罗斯人口危机由来已久,但近期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尤其让高层担忧。自1992年俄罗斯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011年6月1日,全国人口已减少了约600万人^①。俄罗斯人口减少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族人自然增长率严重下降造成的。俄罗斯人口学家认为,俄罗斯族人每年减少70多万。据此,近20年来,俄罗斯族人减少了约1400万人,而且这个势头仍在继续。同时,俄罗斯人老龄化问题也很严重。俄卫生部老龄人口问题专家拉别兹尼克说:“经济改革给人民的健康

^① Ро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http://www.dni.ru/economy/2011/7/19/215769.html>.

带来巨大影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年轻男子死亡率提高,超过70多岁的老人大幅度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年人和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这在俄罗斯(族)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中表现尤为突出”^①。

与之相反,俄罗斯少数民族人口却大幅度增加,其中穆斯林人口增幅最大。1989年前苏联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穆斯林近1200万^②;2002年俄罗斯人口普查公布,俄罗斯的穆斯林约有1450万^③;2003年8月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上称,俄罗斯的穆斯林约有2000万^④;2005年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的穆斯林已超过了2000万。随着俄罗斯整体人口的减少及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逐年递增(见表一)。

表一 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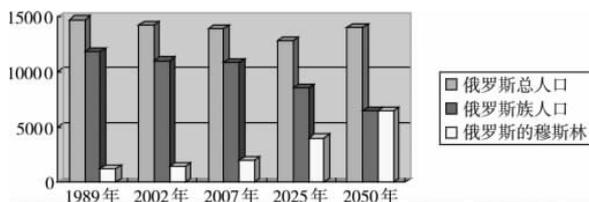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и》, из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го досье. <http://www.russia-today.ru>.

2001年,俄国家统计委员会曾对北高加索的各联邦主体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做过比较,结果也显示,俄罗斯族人口与穆斯林人口存在严重的此消彼长现象。1991年俄联邦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北高索穆斯林聚居的各联邦主体的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平均值,其中穆斯林占90%以上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自然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9%,而俄罗斯族人占90%以上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都为负增长。2000年俄联邦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6%时,穆斯林占90%以上的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分别为12.9%和10.2%;穆斯林超过半数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为0.5%;穆斯林接近半数的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共和国为-0.7%;穆斯林占近1/3的联邦主体为负增长,但比俄联邦平均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俄罗斯族人居于绝对优势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

州人口下降的幅度分别-6.3%和-7.3%,接近或超过俄联邦平均下降值(见表二)。

俄罗斯族人口逐年减少,而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已被俄各界人士所承认,并予以极大的关注。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根据当前俄罗斯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1997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科技会议”认为,2020~2025年俄罗斯族人将缩减到8500万,且仍继续递减,到21世纪中叶俄罗斯族人约为6000~6500万^⑤。俄罗斯著名的伊斯兰学者马拉什柯认为:“再过30年俄罗斯的穆斯林人数将达到3000~4000万,到2050年将达到6500万人”^⑥;2001年的“宗教与俄联邦国家安全”大会上有人也提出:“再过20年,穆斯林将达到俄罗斯总人口的1/3,在一些大城市,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穆斯林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会更高,将达到40%”^⑦。总体来讲,各界人士对俄罗斯民族宗教结构的预测很接近,如果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不考虑其他变量因素(如俄罗斯侨民回国),到本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穆斯林与俄罗斯族人在数量上将会拉平(见表三)。

表三 俄罗斯民族宗教构成发展趋势



① Кобищанов, Мусульмане России, кор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русские — мусульмане // Мусульмане изменя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М., 2002 г., С. 107.

②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РСФСР: «про данным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89г», Госкомстат РСФСР. Респ.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 центр. М., 1990г. С. 8~10.

③ Говорить о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некорректно, считает министр Зорин. www.confession.ru.

④ Сколько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http://www.tatworld.ru/article.shtml?article=434§ion=0&heading=146>.

⑤ Кобищанов, Мусульмане России, кор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русские — мусульмане.

⑥ Малащенко: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8 г., С. 8.

⑦ Валерий Джалагония, Ислам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 Эхо планеты. М., 7 февраля 2002 г.

表二 北高加索地区各联邦主体人口统计表

行政区	1991年			2000年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
俄罗斯联邦	12.1	11.4	0.7	8.7	15.3	-6.6
北高加索地区	15.3	11.4	3.9	10.0	13.0	-3.0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13.7	11.6	2.1	9.2	13.8	-4.6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12.4	13.6	-1.2	9.1	15.4	-6.3
罗斯托夫州	11.7	12.7	-1.0	8.2	15.5	-7.3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19.1	9.0	10.1	11.5	11.0	0.5
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	16.4	10.0	6.4	10.6	12.7	-2.1
达吉斯坦共和国	25.4	6.4	19.0	17.6	7.4	10.2
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共和国	16.7	8.7	8.0	10.6	11.3	-0.7
阿迪格共和国	13.4	13.4	0.0	9.0	14.9	-5.9
印古什共和国				17.2	4.3	12.9

资料来源:《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2002 г, №1.

二 俄罗斯各界对民族宗教结构变化的反应

俄罗斯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让俄罗斯族人感到不安甚至震惊。2003年6月“社会意见基金会”进行抽样调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起积极还是消极作用?结果显示,49%的俄罗斯人回答起消极作用;37%人称很难回答;只有14%人称起积极作用^①。目前,很多俄罗斯族人将穆斯林人口增长看作是对东正教文明的挑战,是对其个人和族群未来的威胁,一些政府官员私下也持这种观点。诸如“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俄罗斯将成为伊斯兰国家”、“莫斯科将成为穆斯林的‘圣地’”等危言耸听的言论正在俄罗斯族人中弥漫。“列瓦达”中心(Центр Левады)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44%的俄罗斯人主张政府限制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境内传播;58%的人反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移居到俄罗斯中央地区;约20%的人认为:“光头党”等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南方地区过来的人是正当行为,因为后者与恐怖分子有瓜葛^②。

俄罗斯官方表面上对穆斯林人口增长表示淡漠,实际上却非常重视,并采取措施来减缓穆斯林人口增长势头,如鼓励俄罗斯族人生育、限制境外穆斯林定居俄罗斯、召回海外同胞等。俄政府担心公开限制穆斯林人口增长会被国内外利益集团利用,攻击政府实施“民族宗教不平等”政策,引起

诸多麻烦,因此将该问题纳入到俄罗斯总人口下降的框架内解决,且非常慎重。有些政治家还希望:“由于俄罗斯族人对国内穆斯林人口增长的担忧,能够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多地关注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社会的威胁”^③。

目前,俄罗斯大众媒体和学术界论及穆斯林人口增长问题时都比较慎重,但实际上诸多文献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对穆斯林人口增长的担忧。如《共青团真理报》有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称:“至少在近20~30年间,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将会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但由于伊斯兰教影响在持续增长,未来东正教可能退居次要地位”^④,同时也强调:“穆斯林人口增长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危险”,“穆斯林人口增长是俄罗斯抵制‘瓦哈比主义’威胁的最有效途径。因为,伊斯兰化发展较快地区的俄神职人员与‘国外伊斯兰思想渗透’斗争最为激烈”^⑤。

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对国内穆斯林人口增长非常恐惧。近20年来,东正教神职人员频频在大众媒体上亮相或者撰文,游说俄罗斯族青年人加强东正教信仰,组建和睦家庭,多生育子女,强化自身素质等。同时他们有意贬低伊斯兰教神职

① Владимир Зори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ислам. <http://www.strana-oz.ru/?numid=14&article=646>.

②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ислама в России. <http://forum.sosrussia.com/?tid=1012&last=1>.

③ 同上。

④ О развитии ислама в России. <http://www.evangelie.ru/forum/t11418.html>.

⑤ 同上。

人员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来突出东正教的优势。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却非常热衷于论及未来国内穆斯林人数的变化,对俄罗斯伊斯兰教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三 俄罗斯族与穆斯林人口消长变化已对诸联邦主体的社会政治产生影响

不同宗教因其信仰的信条、礼仪、教规、语言、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诸多明显而深刻的差异,彼此间构筑起坚固的壁垒,从而在异教族群间形成相斥关系^①。目前,鞑靼族青年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只认为自己是共和国的公民,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公民。俄罗斯欧洲地区的青年穆斯林只有9%的人认为,俄罗斯族人是自己的同胞^②。青年穆斯林对国家认同感的下降甚至缺失,对俄联邦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已形成严峻挑战。随着俄罗斯国内民族宗教构成的进一步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社会政治面貌将会发生剧变,届时是否会“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也很难说。目前,俄罗斯民族宗教构成的变化已对诸联邦主体的社会政治形势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在扩大。

(一)北高加索穆斯林聚居的联邦主体内出现歧视和排挤俄罗斯族人现象

北高加索是伊斯兰教传统传播地区,有80多个民族,除北奥塞梯的多数居民信仰东正教外,其他北高加索人多信仰伊斯兰教。俄联邦穆斯林聚居的9个共和国中有7个位于北高加索地区,即达吉斯坦、车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印古什、北奥塞梯及阿迪格共和国。俄罗斯独立后,这7个共和国的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伊斯兰化进程加快^③。由于穆斯林人口的优势及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各种庆典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特别隆重。相比之下,作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俄罗斯族人,由于害怕遭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报复和攻击,甚至不敢公开承认其信仰东正教,也极少举办东正教的大型活动,整日里体验着脱离本民族文化、受到伊斯兰文化包围的不适。同时,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也常受到当地穆斯林的排挤。在伊斯兰氛围高涨的压力下,大批俄罗斯族人离开了北高加索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89~

2002年间,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族人迁走了30%。大批俄罗斯族人离开以及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使这7个共和国留居的俄罗斯族人越来越少,占共和国人口比重直线下降。有资料称,目前印古什的俄罗斯族人仅占1%,达吉斯坦的俄罗斯族人由20世纪90年代初占该共和国人口的12%锐减到目前不足4%^④。若按此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族人很可能远离这些共和国,届时联邦政府对这些共和国的掌控能力也会大大降低。

(二)俄罗斯族人占优势诸联邦主体出现排挤外来穆斯林现象

近年来,俄罗斯族人占优势的联邦主体内民族宗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当地俄罗斯族人减少,外来穆斯林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当地俄罗斯族人与外来穆斯林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为例。1989年人口普查显示,该边疆区人口为468.056万人,其中俄罗斯族人430.0451万人,占总人口的91.88%,被视为近乎单一俄罗斯族人聚居地区^⑤。2002年人口普查显示,该边疆区共有512.5221万人,其中俄罗斯族人443.6272万人,占总人口的86.56%,下降了5个百分点^⑥。自1990到2002年人口自然减员为28.87万人(出生为70.77万人,死亡为99.64万人),移民为79.23万人(该边疆区靠移民弥补了居民减员,这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是少有的现象),其中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占绝对多数^⑦。穆斯林移民的增加使当地世居俄罗斯族人感到就业压力和生活的不适,出现了排挤和歧视穆斯林现象。2002年,边疆区政府甚至出台了限制移民就业及驱赶非法移民的政令,引起

①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② Филь М. Влия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фактора на рост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 № 3 (165) 2006 г.

③ Рязанцев С.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 № 5 (119), 2002 г.

④ <http://forum.astpage.ru/archive/index.php/t-922.html>.

⑤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и владение языками, гражданство//Итог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по Краснодарскому краю. Краснодар, 2005г., С.7~12.

⑥ 同上。

⑦ В КЧР насчитали более 80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http://www.elbrusoid.org/content/kchr/p43456.shtml>.

当地穆斯林的抵制和对抗。尽管在联邦中央的压力下,很快就取消了该行政命令,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地俄罗斯族人与外来穆斯林移民间的矛盾。在该共和国,由民族和宗教因素诱发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族人占优势的其他联邦主体也普遍存在。

俄罗斯中央地区排挤穆斯林现象也很严重。俄罗斯独立后,国内外穆斯林大举涌入俄罗斯中央地区,导致中央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剧增,并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兴建清真寺问题。以莫斯科市为例,苏联解体前,莫斯科仅有一座清真寺,目前共有5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莫斯科聚居着100~150万穆斯林(也有称200万)^①。每当伊斯兰教举办各种活动时,这5座清真寺都人满为患。清真寺严重不足问题早已凸显。俄罗斯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多次向市政府提出兴建清真寺的申请,但都被市政府以各种理由婉言回绝。2003年,俄罗斯“穆夫提理事会”领导人盖努金曾给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写信请求:“再批准20座清真寺,这样才能满足首都穆斯林最低的精神需求”^②。这个消息被媒体报道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始渲染“伊斯兰教在莫斯科扩张”的思想,引起首都市民的一片哗然,并坚决反对在莫斯科兴建新的清真寺。实际上,多年来莫斯科清真寺并没有增加,即使简陋的礼拜场所的审批手续也受到各区政府和首都市民的刁难,“合法”礼拜场所并不多。在莫斯科的热斯坦(Теплый Стан)、科尼柯瓦(Коньково)和特罗帕列瓦(Тропарево)等区都曾发生过俄罗斯族人抵制兴建清真寺的示威游行。

(三)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集中混居地区出现民族宗教紧张气氛

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的联邦主体多是穆斯林与东正教教徒混居地区,如阿斯特拉罕、乌里扬诺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奥伦堡、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和秋明等地。目前,在这些地区俄罗斯族人相对穆斯林在人数上还具有优势,但不久穆斯林人口就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当地俄罗斯族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联邦主体内俄罗斯族人主要生活在城市,且多在司法部门、政府机关、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等单位供职。近年来,由于乡村的穆斯林不

断向城市迁移、外来的穆斯林移民增多、穆斯林高出生率等原因,使得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化”正缓慢向前推进,清真寺、经学院、伊斯兰组织等也不断涌现。同时,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还提出要扩大穆斯林权益、改变就职现状、增加穆斯林在政府机关人数比例等要求。而这些都是当地俄罗斯族人不希望见到的。在这些地区,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正出现紧张关系,且愈演愈烈,民族宗教间的偶发冲突事件、报复事件不断上演。在穆斯林聚居市区发生群殴东正教神职人员或信徒的暴力事件后,数日内在俄罗斯族人聚居的市区就会发生袭击穆斯林事件,反之亦然。

四 俄联邦政府处置民族宗教结构变化的政策

俄罗斯学者将俄罗斯人自然增长率严重下降、人口老化称为“人口灾难”,呼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遏制这一势头的发展。实际上,更让俄罗斯族人和联邦政府感到不安的是穆斯林人口在迅速增长,由此引起的国家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并将对俄罗斯未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联邦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在处理人口下降问题的框架内努力遏制民族宗教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采取的政策倾向于维持俄罗斯族人数量的优势地位,限制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

(一)鼓励俄罗斯族人生育

根据俄联邦宪法第84条,俄罗斯总统每年都要向议会递交关于国家状况和内外政策的国情咨文。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俄总统普京说:“我们俄罗斯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一连几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75万人,再过15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减少2200万”^③。“这是1/7的居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日渐衰弱的民族”^④。普京

^① Малащенко, 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изменя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 М., 2002 г., С. 8.

^② Петр Сергеев, Гайнутдин требует от Лужкова 20 мечетей: Исламизация Москвы. <http://otechestvo.org.ua>

^③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mainpage.shtml>.

^④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mainpage.shtml>.

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将“人口问题”称为当前俄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他提出了以“提高生育率,降低人口死亡率,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为目标的“人口新政”,并“建议给第一个孩子的补助从每月700卢布增加到1500卢布,第二个孩子增加到每月3000卢布”^①。俄财政部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估计,要落实普京总统“资助母亲育儿的措施”,国家每年需要拨款300亿至400亿卢布。这是用庞大财政补贴来促进人口发展计划,足见俄联邦政府对国民锐减的担忧和重视。

据统计,俄罗斯族人有30%的家庭没孩子;有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只有3%^②。俄罗斯族人组成的家庭不愿多生养孩子,这是当前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孩子的家庭多数也只有一个。而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禁止妇女堕胎,由穆斯林组成的家庭普遍多子女,甚至有10个以上孩子也较为普遍。为鼓励没有小孩或仅有1个小孩的俄罗斯族人组成的家庭生育子女,普京提出了高额补助计划——“人口新政”。

俄专家认为:“要想保持俄人口稳定,平均每位育龄妇女至少需生2.15个孩子”^③。因此,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又提出,政府将向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免费提供土地。这也是鼓励俄罗斯族人生育的政策。

(二)吸引海外俄罗斯族人回国定居

苏联解体使2500万俄罗斯族人一夜间成了一些新独立国家的“外来少数民族”。在这些国家独立初期,俄罗斯族人就感到了不公和歧视,大批人员离开居住国迁回俄罗斯,这给处在国家转轨的俄联邦政府带来不少困难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不鼓励境外同胞回迁,但同时也强调:一是高度重视国外同胞的命运,如1994年就连续出台了3个针对境外同胞的政策,年初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称境外的俄罗斯族人的命运是“我们国家事务”,5月俄外交部制定了“支持境外俄罗斯同胞的构想”,8月叶利钦又批发了关于境外俄罗斯人问题的总统法令;二是通过政府间协商,努力改善国外同胞生活环境,如俄罗斯领导人为境外俄罗斯族人争取双重国籍;三是威胁要制裁那些对境外俄罗斯族人采取歧视政策的国家,如“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甚至扬言,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保护境外俄罗斯族

人”^④;四是成立专门机构处理境外俄罗斯人事务,如成立了“境外同胞事务国家委员会”等;五是决定每年接收安置境外40万同胞回国。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人口下降趋势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由于车臣问题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民族宗教问题相当敏感,联邦政府不宜公开号召境外同胞回迁,只是在做法上倾向俄罗斯族人,如简化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中俄罗斯族人回迁的手续,增加接收境外同胞的人数等。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所起色、车臣问题趋于解决等有利条件下,联邦政府不再顾及其他民族成员的感受,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同胞回迁计划”。2005年11月25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表示,俄罗斯计划召回2500万海外俄罗斯族人。2006年5月,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协助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同胞自愿返回俄罗斯的措施》的命令,并选定12个地区作为接收移民的试点地区。2007年度国家财政拨款3.43亿卢布用于实施同胞回迁计划,返回俄罗斯的海外侨民,可获得一笔不少于10万卢布(约3800美元)的“安家费”^⑤。这项“同胞回迁计划”是专门针对海外俄罗斯族人的,其他民族成员不享受这种待遇。也就是说,俄罗斯176个民族(2002年统计)中的175个民族成员不享有这方面的待遇。

(三)限制穆斯林移民在俄罗斯定居

目前,俄罗斯有400万~500万非法或半合法的穆斯林移民。但俄联邦政府始终奉行不将这些非法移民变为合法移民的政策。尽管俄罗斯政府官员多次强调,移民政策不是建立在民族原则基础之上,各移民法律的制定是针对所有的移民,不准许对任何民族采取特惠或歧视政策。但从效果上看,限制境外穆斯林在俄定居是俄目前移民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http://ruslife.ru/law/acts/72.smx>.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Типы семей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http://www.demographia.ru>.

^③ 《俄罗斯鼓励多生育》。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060912/41532802.html.

^④ 陈联璧:《俄罗斯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projects32/index.html>.

^⑤ 《普京:不惜一切代价召侨民回国》。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17/content_5614933.htm.

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2006年11月17日,普京总统同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讨论非法移民问题时说:“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在俄工作的1000万外国人中只有50万人正式登记在册”。他认为1000万人还不是最终数字,实际这一数字可能达到1500万人^①。而这50万“合法”移民中还包括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印度人等其他民族成员。也就是说,在这几百万滞俄的穆斯林移民大军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得到了俄罗斯政府法定的许可。俄罗斯人口下降,劳动力严重短缺,需要外来劳务人员补充,但是联邦政府为缓解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压力,不愿意将那些想留居俄罗斯的国外非法穆斯林移民合法化,致使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

近年来,俄罗斯族人下降,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已经成为联邦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遏制人口结构的变化,俄联邦政府已开始“驱逐”非法穆斯林移民。俄政界早在几年前就已做好舆论铺垫,宣传非法移民给俄罗斯社会带来诸多问题,如高犯罪率、族际关系复杂、贪污腐化盛行、激进或极端思想泛滥等。自2006年起,俄政府逐步出台了一些限制穆斯林在俄定居的法律和政策,如2006年1月出台《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移民登记法》和《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这两项法律生效后,俄移民局便宣称“开展全国性移民合法化运动”。可是移民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波斯塔夫宁公布的数字却未见联邦政府的诚意:“2007年有近20万外国公民获得了在俄劳动许可”^②,这相对于上千万的非法移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其中非法穆斯林移民合法化的份额又能占多少?再如,2006年年底联邦政府出台“关于限制外国人从事零售业的移民法修正案”^③,而在这一行业里非法穆斯林移民居多。2007年4月1日起,外国人在俄罗斯市场从事商品零售贸易被禁止,迫使大批非法穆斯林移民失业回国。

(四) 激发俄罗斯社会的东正教热情

俄罗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都与民族联系密切,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民族成分确定后,就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其信仰的宗教,反之亦然。但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上宗教信仰者改宗的现象较为普

遍,如原东正教教徒信仰了伊斯兰教、原穆斯林改皈了东正教。为遏止东正教信徒改皈其他宗教,促使穆斯林改信东正教或淡化其宗教信仰,俄罗斯政府采取了鼓励东正教宣传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源自俄罗斯复杂的宗教信仰状况:一是在沙皇统治时期,曾发生过多次强迫穆斯林改宗事件,致使鞑靼族、巴什基尔族、奥塞梯族等成员中有一部分人皈依了东正教,其后裔也承袭了先辈们的东正教信仰。二是原苏联70多年的无神论宣传,导致许多国民对宗教态度冷漠,按民族属性和信仰继承的惯性,他们被视为是穆斯林或东正教教徒,但是这些人并不了解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宗教知识,也不刻意遵守宗教仪规,自诩为无神论者。三是近年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和熏陶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以审视的态度对待传统宗教信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事件深恶痛绝,原有的宗教感情越来越淡,不愿认同伊斯兰文明。四是东正教徒与穆斯林组成的“混合家庭”越来越多,这种家庭的子女信仰状况因地而异。多数情况下,在伊斯兰教氛围浓厚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较多,但在俄罗斯其他大中城市皈依东正教的较多,联邦政府始终将“混合家庭”的子女视为可能争取的“中间力量”。

为激发社会的东正教热情,俄中央电视频道几乎每天都要报道东正教事务,各大众媒体也极力宣传东正教的仁爱精神,国家政要频繁地出席东正教举行的各大庆典活动,东正教课程还成了某些大学的必修课,等等。俄罗斯当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潜移默化地影响俄罗斯公民,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东正教文明的感染和熏陶,同时促使可争取的少数民族成员对东正教认同,以此来缓解民族宗教结构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责任编辑 向祖文)

^① 《普京称俄罗斯非法移民可能已达到1500万人》。<http://www.chuguo.cn/news/75548.xhtml>。

^② 《俄移民局将开展全国性移民合法化运动》。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

^③ 《俄“禁商令”生效首日很平静》,载《环球时报》2007年4月2日。

SUMMARY

Zhao Changqing 2011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entral Asia states and 2012 tha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m and China. Two decades of bilateral ties facing each other have set up friendly relationship and both parties have become good neighbors, good friends and good partners. The article intends to sum up some experiences gained in the formation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re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angle while mentioning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the friendly friendship.

Yang Jie The term “sovereignty and democracy” generalizes Putin’s eight-year concrete practice of state governance. It conforms to Russian centralized political cultural tradition as well as its national great-power psych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term sovereignty and democracy are two concepts standing side by side and modifying each other with the former as the prerequisite and the latter as the connotation. The nucleus defends Russia’s current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It is an ideological propaganda directed against the “color revolution” pushed by the US-led West in CIS like Georgia and Ukraine. The Russia under Putin sacrificed domestic democracy process to some extent for the sake of stabilization but obtained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It emphasiz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n-US relations. In short it manifests Putin’s great-power ideal.

Wang Guanyu In the context of serious decline of Russia’s total population since the 1990s the Muslim population who had occupied quite a big proportion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triggered in Russian Ciscaucasia,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in areas inhabited by the Russian ethnic group intermingled with Muslims due to the national-religious structural changes—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 basic judgment is that the Russians describe 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aging trend as a “disaster in population,” but what vexes the Russian federative government more is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Moslem population, as the country’s national religious structural change will have a big impact on Russia’s future political image.

Yin Hong Russia has recently intensified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sectors. Under the 2011—2013 plan the privatization revenue will reach 60 billion US dollars involving over 900 state enterprises. More than one dozen larg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Russian Petroleum Co, Russian Railway Co, and Russian Savings Bank will be put in the privatization plan. This is another wave of privatizatio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1992 when Russia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and large-scale